

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的三大思潮及其实践 ——从哈马斯上台谈起^{*}

李志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巴勒斯坦民族意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下萌发的。在与以色列的斗争过程中,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先后兴起了三次大的思潮: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思潮和伊斯兰化民族主义思潮, 这三大思潮的发展变化揭示出巴勒斯坦人在不断受挫的反对以色列、实现巴勒斯坦人建国理想的斗争中, 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激进化。同时, 以强巴弱的严峻现实使巴勒斯坦人的建国目标至今未能实现。

关键词: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法塔赫; 哈马斯

中图分类号: D69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7)03-0043-05

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 哈马斯出人意料地获胜, 赢了2/3的多数票, 从而超过了议会第一大党法塔赫获得了组阁权。哈马斯执掌巴勒斯坦立法委大权的重要意义是打破了法塔赫一党独大、一统天下的局面, 开启了巴勒斯坦政坛多元化的时代。同时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观察, 哈马斯的异军突起也代表着巴勒斯坦人民族意识的变化, 即在严酷和无奈的现实面前由温和的世俗民族主义向宗教势力所代表的激进化、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巴勒斯坦人民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 先后兴起了三次民族主义思潮, 即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世俗民族主义思潮和以哈马斯为代表的伊斯兰化民族主义思潮。本文意在探寻这三次不同的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各自的意识形态、斗争目标和方式, 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 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的脉络, 以及巴以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

一、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

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力量的渗透及其思想传播的影响下,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最初是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面孔出现的, 即致力于建立统一和独立的阿拉伯祖国, 摆脱外来的侵略和压迫, 其典型表现是身份上的“南叙利亚认同”。^[1]这是因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 巴勒斯坦与叙利亚长期共处一个行

政区域, 同属一个省, 双方在政治生活、经济贸易和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一战后,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战败, 英法分别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实行委任统治, 开启了两地分别向独立的政治实体发展的方向。巴勒斯坦这一时期已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向巴勒斯坦移民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压力, 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一直热心拥护的费萨尔大马士革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 在与英法的政治谈判中甚至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利益作交换。在这种形势下, 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逐渐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脱离出来, 将巴勒斯坦的民族利益摆到了第一位, 以对付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显然, 产生于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巴勒斯坦民族意识及巴勒斯坦认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意识正是在与犹太人这个异民族及异文化的相互关系中被逐渐唤醒、不断强化, 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族认同意识, 并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出了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就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应, 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没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2]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的严峻挑战锻造了巴勒斯坦特定的民族主义运动, 但是直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胜利建国后的20多年里,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

^{*}收稿日期: 2007-03-29

作者简介: 李志芬(1977-), 女, 陕西黄龙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延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当代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

动仍未摆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制约,即只有所有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其代表性的组织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是由一群毕业于美国贝鲁特大学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大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创立的,其领导人乔治·哈巴什是一位来自利达的巴勒斯坦学生。促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阿拉伯国家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该组织的骨干大多是贝鲁特大学历史学教授康斯坦丁·尤瑞克(Constantian Zurayk)的学生,尤瑞克写过一本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小册子,名为《灾难的意义》,书中表达了以下思想:1948年的灾难是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对现代化的西方世界的失败,其意义和影响触及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两个层面,表现为阿拉伯人物质和精神的溃败。因此,阿拉伯国家只有通过内部变革,弃绝封建主义、宗派主义、宿命论和神秘论,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化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以实现政治上的团结、军事上的联合才能在与以色列的较量中反败为胜。^[3]尤瑞克关于阿拉伯团结的思想成为该组织早期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以共同的阿拉伯身份作为其认同的基础,它的指导思想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该组织的斗争口号是“团结(阿拉伯人)”、“解放(巴勒斯坦)”、“复仇(向以色列)”。然而在他们的阿拉伯身份中同时融入了巴勒斯坦地域因素的内核,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和核心力量是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中求得巴勒斯坦的解放是该运动的斗争目标。这是其区别于复兴党等其他阿拉伯政治派别的根本原因,因为在这些信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派别中,亦有大量的巴勒斯坦追随者。

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夺取了埃及政权。纳赛尔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形象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它所代表和大力倡导的纳赛尔社会主义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将纳赛尔视为唯一有能力将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与以色列和西方作斗争的人物,其对纳赛尔的崇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联合之风盛行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纳赛尔的热烈拥护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纲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该组织的斗争纲领演变为“团结、自由、社会主义”以及“收复巴勒斯坦”。显而易见,巴勒斯坦问题已在其斗争目标中退居次要地位,“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

偏离其原有的斗争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自觉地沦为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1964年巴解组织在纳赛尔的倡导下成立,这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纳赛尔显然已经抛弃了公开追随自己的这个小兄弟。与此同时,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游击战中崭露头角,并于1968年掌握了巴解组织的领导权。此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渐渐失去广大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日渐衰微,它所极力拥护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60年代中后期遭遇重大挫折:在中东各民族国家独立体系已形成的现实情况下,阿拉伯国家的真正联合走入死胡同;以色列越来越强大,牢固确立了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国家地位;“六·五”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惨败,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土全部被以色列占领。这些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都是沉重的打击。困境中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六·七”战争之后便发生分裂,其中由乔治·哈巴什领导的“人阵”以及由纳耶夫·哈瓦特迈赫领导的“民阵”继续为解放巴勒斯坦而斗争。这两个组织后来陆续加入巴解组织,但已失去了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纵观“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在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中逐渐被边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前者的衰落必然导致后者的式微。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为收复巴勒斯坦之救星的纳赛尔,一直忙于在阿拉伯世界内部搞革命,无暇真正关心巴勒斯坦问题,只是作了一些口头上的承诺,有时甚至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作为其与约旦哈希姆王朝斗争和抗衡的工具。

其次,斗争目标不明确,缺乏群众号召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虽然是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诞生的,但在斗争中,除了以色列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还把许多阿拉伯国家列为斗争对象。在它看来,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是屈从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是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代理人。因此,只有首先推翻这些反动的政府,才能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联盟,从而挫败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解放巴勒斯坦。从此意义上讲,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反动政府”是比以色列更为危险和紧迫的敌人。^[4]另一方面,在吸收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日趋僵化,更加热衷于内部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步把动员群众、壮大组织,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标抛到了一边。事实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从未认真地参与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始终都在做一些文字和宣传工作以顺应其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要求。^[5]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组织日益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

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思潮

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日益衰退之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其代表性组织是阿拉法特创建的法塔赫。与作为 1948 年阿拉伯民族灾难的直接产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不同,促使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中崛起的直接原因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斗争纲领,那就是“阿拉伯团结是通向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道路”,对法塔赫的斗争思想则可作出如下表述,即“解放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团结的前提”。显然,尽管两个组织都以解放巴勒斯坦为宗旨,但是斗争的重点却迥然有别。

法塔赫成立的历史可追溯至 1958 年,创始人阿拉法特及其战友是在加沙难民营中长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在开罗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毕业后大多在海湾国家的公共部门中就职。难民营中屈辱的成长经历以及作为外籍劳工的不平等待遇使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决定建立一个能解决自己困境的组织。当时的形势是以色列的羽翼已经丰满;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情况则不断恶化;唯一的一个巴勒斯坦组织——“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已成为纳赛尔手中一个驯服的工具。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不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思潮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巴勒斯坦人特定的民族身份和巴勒斯坦人面临的问题,以及独立斗争的重要性。一位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加入法塔赫的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说:“我们已被迫忘记了自己是谁,是法塔赫重新唤起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因此,在指导思想上法塔赫遵循的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巴勒斯坦第一、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化;认为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是解放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主张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合作,但是决不置于某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控制之下,不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只求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6]在斗争方式上,法塔赫坚持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法塔赫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正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斗争风起云涌之时,第三世界人民普遍采取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对于正在从事解放斗争的国家和人民具有生动的感召力。法塔赫就以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以及更早的中国革命为样板,号召巴勒斯坦难民团结起来,从事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战争,成为为祖国

的解放而奋勇斗争的骄傲的革命战士。^[7]

正是武装斗争将法塔赫推向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前台,其标志性的转折事件是 1968 年 3 月约旦河谷的卡拉马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阿拉法特率领法塔赫士兵重创了以色列军队,取得了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军事交锋以来的首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阿拉伯人的民族精神,使法塔赫声威大震,并奠定了其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主导力量的基础。

与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相对抗,法塔赫深知巴勒斯坦人民力量的弱小。因此,尽管法塔赫从一开始就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但是又十分清楚,如果没有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以军事斗争解放巴勒斯坦是完全不现实的。法塔赫首先要求在与以色列接壤的前线国家建立一个反以斗争阵地,并大力号召和鼓动所在国人民参与到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中来。与此同时,法塔赫又宣称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这一策略潜在的矛盾不久就在“黑九月”事件以及 1982 年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迫使巴解组织再次撤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两次事件使巴解遭受重大挫折。

随着法塔赫领导的巴解组织武装力量的削弱以及中东局势的变化,进入 70 年代以来,巴解组织在战略目标和斗争方式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74 年法塔赫首次公开提出“战略目标分阶段实施”的方针,即首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实现最终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同时宣称巴勒斯坦人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主权。^[8]这是巴解朝“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小心翼翼地迈出的第一步。1979 年埃及《戴维营协议》的签订揭开了中东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序幕。后经过国际社会的长期酝酿以及各方的调解和斡旋,在 90 年代马德里中东和会中,巴以双方的代表终于坐在谈判桌前,达成了一系列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框架和协议。根据《奥斯陆协议》精神,作为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回归约旦河西岸,并通过选举成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巴以冲突开始进入了谈判的轨道。和平进程尽管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但以色列从未认真履行协议,其一贯强硬的态度甚至一度将中东和平进程推入死胡同。巴方不断让步,却一再受挫。法塔赫一方面要维持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代表又必须履行《奥斯陆协议》所规定的解除各种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暴力活动。在以色列的高压统治下,法塔赫显然已经无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9]人们对法塔赫的执政能力以及是否能给饱受战乱和动荡之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和平产生怀疑。正是在巴勒斯坦

人求生存、求和平的愿望逐步破灭的情况下,以扶弱济贫、大搞社会福利工作而声名显赫的哈马斯在被以色列高压统治的加沙地带迅速崛起,成长为一支对法塔赫的执政地位和代表性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与之抗衡的武装力量。

三、伊斯兰化民族主义思潮

哈马斯的诞生及其发展壮大演绎了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第三次思潮,即伊斯兰化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思潮。哈马斯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阿拉伯语缩写,该组织起初是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的一个分支机构建立的。传统的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主要是通过教育、文化、社会救济等福利活动来变革社会。然而,处在以色列占领和高压统治下的加沙地带的特殊环境促使哈马斯逐渐向一个政治组织转化。1987年,被占领土自发的民众起义爆发后,哈马斯适时地抓住机会从幕后走到前台,充当了起义的领导和组织者。哈马斯宪章的基本目标是反殖、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且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最高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伊斯兰是唯一的选择和解决办法”。哈马斯宪章还规定:要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消灭以色列;反对西方国家,反对阿以和谈;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有关于中东和谈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都是对伊斯兰的背叛。强硬的不妥协色彩跃然纸上。作为在巴勒斯坦内部被占领土上成长起来的一个组织,哈马斯的斗争口号是“抵抗”而非“解放”,即抵制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占领。长期以来,哈马斯始终将以色列的非法占领作为其斗争的焦点,一直在被占领土从事反抗以色列的活动,这是哈马斯不同于前两个政治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10]

尽管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哈马斯从根本上讲与法塔赫一样,也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组织,其最终目标也是解放巴勒斯坦土地,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力。哈马斯承认巴解组织的领导地位,称其为:“同一民族,遭受同一不幸,有同样的命运,面临同一敌人的同胞兄弟。”二者之间亦有矛盾和斗争,甚至数次发展成为严重的武装冲突。这种斗争既有意识形态之争的因素,然而更多的则是双方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权力之争。^[11]与巴解不同,哈马斯始终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不批评阿拉伯各国政府,其斗争目标很明确,即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与敌人以色列和美国进行斗争。^[12]因此,哈马斯在财政上得到包括海湾石油富国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哈马斯与巴解的另外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哈马斯强调社会团结,在人贫地瘠的加沙地带致力

于从事社会慈善活动和福利事业,与下层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在被占领土确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其亲民形象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民心。

从根本上讲,哈马斯是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交战中屡屡失利,巴勒斯坦人民复国无望,从而转向传统的伊斯兰教以汲取精神力量这样一个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勃兴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出现不仅是对被占领土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回应,同时也对法塔赫主导的巴解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哈马斯对和平进程的主要产物《奥斯陆协议》拒不承认,认为该协议对以色列让步过多,阿拉法特出卖了民族的利益,因而以不断向以色列发射小火箭和制造自杀式袭击发泄其不满,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哈马斯的暴力活动反过来成为以色列对被占领土进行疯狂的报复,并以此作为不履行巴以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压制阿拉法特的借口,使得中东和平进程在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一波三折、踟蹰不前。

哈马斯在此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的胜利,不仅使其获得了议会体制内的合法地位,同时更意味着从今以后要肩负起带领巴勒斯坦人走出战争、走向和平、实现巴勒斯坦人建国梦想的责任和义务。哈马斯自成立以来长期游离于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和巴自治政府之外,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加沙地带从事毫不妥协的暴力抵抗活动,其在国际上声名不佳,往往被认为是和平进程的障碍。美国和以色列甚至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执掌了巴勒斯坦立法委大权的哈马斯如何改弦易辙,抛弃其为所欲为,不负责任的在野政治力量的形象是其获取国际社会承认,顺利执政的关键。美国和以色列已明确提出,要哈马斯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承认巴解与以色列达成的所有协议这三项原则作为与其接触的前提。与此同时,对于一直缺乏与国际社会联系的通道、执政经验不足的哈马斯来说,如何在内部获得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特别是法塔赫的支持,又是其团结和整合巴勒斯坦政坛,实施有效统治的基本要求。

然而,哈马斯并非冥顽不化,其内部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在2004年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及其继承人兰提斯被以色列“定点清除”后,元气大伤的哈马斯并未采取其一贯的“地震式报复”,而是转入地下,并谋求向政党转型,以使其存在和活动合法化,策略的转变已初露端倪。哈马斯积极参与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大选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哈马斯的立法委员会竞选纲领、邀请各派共组联合政府的计划草案以及哈尼亚的单独组阁演说三个文本中,原有的充斥着伊斯兰话语的强硬色彩已大大淡化,甚至绝口不提消灭以

色列的字眼,而是更为关注政治变革、社会责任、发展经济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13]这说明哈马斯已在顺应时势,逐步进行策略调整并向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靠拢。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意识发展变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法塔赫、哈马斯三个组织的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和斗争方式的研究,可以看出,从最初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思潮再到伊斯兰化民族主义思潮,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一条逐渐上扬的曲线,即在与以色列的斗争和较量中,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激进化。每一种思潮的出现都是对前一思潮在实践中所遭受挫折和失败的积极反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登上巴勒斯坦政治舞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法塔赫、哈马斯,尽管斗争策略、方式方法不同,但都

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目标,即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与此同时,三者的起始纲领都包括解放历史上的整个巴勒斯坦土地、消灭以色列、以武装斗争作为唯一的斗争方式等内容。但是,在以色列强大的威慑力面前、自身实力又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它们都不得不趋于现实,逐步降低斗争目标。不管是法塔赫、人阵、民阵、还是哈马斯都已经或明或暗地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既成事实,并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即以“六·七”战争前的边界线为基础建立巴勒斯坦国。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每一种思潮的出现都不能完全取代前一思潮,而是与之共同存在、竞争发展。当前“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后继组织民阵和人阵、法塔赫、哈马斯三大派别同时活跃于巴勒斯坦政坛。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强巴弱的严峻现实面前,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不断抗争又不断受挫的巴勒斯坦人至今未能恢复其最起码的民族权利,它们的建国目标迟迟无法实现!

参考文献:

[1]Y.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1918- 1929[M]. Frank Cass London 1974 71.
[2]Muhammad Y. 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69
[3]Helga Baumgarten the Three Phases / Faces of Palestinians Nationalism, 1948- 2005[J].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June 2005.
[4]See from MAN’ s program, as approved by its first conference in Beirut reproduced in full in the 6 May 1956 issue of “ revenge”.
[5]Helga Baumgarten the Three Phases / Faces of Palestinians Nationalism, 1948- 2005[J].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June 2005.
[6]彭树智,杨辉.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08
[7]See the Fatah’ s special pamphlets in the series of “ Revolutionary Studies and Experiences on China Vietnam and Cuba”, September 1964
[8]杨辉,马学清.巴勒斯坦战略目标的演变[J]. 西亚非洲, 2002(6).
[9]Graham Usher the Demarcated Resistance Hamas Fatah and the Palestinian Elections[J].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2006, Spring
[10]Helga Baumgarten the Three Phases / Faces of Palestinians Nationalism, 1948- 2005[J].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June 2005.
[11]Helga Baumgarten the Three Phases / Faces of Palestinians Nationalism, 1948- 2005[J].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June 2005.
[12]Khalek Hroub Hamas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J].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Palestinian Studies 2000.
[13]Khalek Hroub a New Hamas through it’ s New Documents[J].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Summer 2006

On the Three Trends of Thought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Development and Their Practice
——Taking from the Winning of Hamas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LI Zhi-fen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9 China)

Abstract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sprang out of the challenge of Zionism.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different trends of though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Israel including Pan- Arab nationalism trend, specific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trend and nationalism trend with Islamization. The development track reveals that in the conflict with Israel,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is more and more fierce and radica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alestinians yet have not achieved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their own country facing with Israel’s overwhelming power.

Key words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the Movement of Arab Nationalism; Fatah Hamas

[责任编辑: 晓 春]